

大易擇言



大

易

擇

言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經易

部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大易擇言序

日月无不照也江河无不流也容光之照皆日月
涓滴之流歸河海易之為書何獨不然先天後天
文王不必同于伏羲元亨利貞宣尼亦不必同于
文王漢之言易者三家田何京費皆立於學官宋
之傳易者程子朱子言理言數並行而不悖若語
其所同者六子統于乾坤乾坤該于易簡乾易知
也坤易從也崇陽而抑陰尚健而尚順貴君子而

賤小人喜中正而惡不當位趨亨吉而避悔吝則
全經之大旨而諸儒之釋經者亦不能外乎是也
至其辭義之間或有博奧而難知于是經解之家
紛然雜出然而非有數十年窮經之功者求一言
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我

聖祖皇帝御纂周易折中純粹以精用集大成

皇上道統躬膺加意是經更命儒臣詳加蒐採一時通
經學古之士不乏其人曾被徵薦上元縣莊程君

著有易通一書又有大易擇言分別諸家之說而
間以所心得之見附著于篇類多前賢所未發如
以說卦健順動入陷麗止說為八卦之本義奉之
以闡明爻象而不入于穿鑿名象之糾紛又力破
承乘比應之舊解而據依繫辭傳辨貴賤者存乎
位之旨祇以本爻本位自為發揮蓋憲章有在復
能以經解經其深造自得不為苟同古今說易者
雖多吾見亦罕矣顧讀其書覺于程傳本義時有

未合竊謂程朱之易于聖人學易寡過之道已為
純密程君亦豈有出其範圍其不同者辭義訓詁
之間耳夫義理无窮使程朱復生亦未必不以為
起予而程君亦斷非師心而蔑古可知矣所謂如
日月之无不照江河之无不流皆大易之道冒乎
天下者為之也余恐學者讀擇言之書而有疑也
故書其語弁諸簡端松泉汪由敦序

大易擇言自序

六經皆明道立教之書而箋疏之多惟易為最其
故可得而言也夫典謨訓誥无剛柔九六之象風
南雅頌无吉凶悔吝之文而易有之後之人不能
以迂怪之說加之詩書而於易則无所不至蓋徒
有見于體貌之不同而不知明道立教未嘗有二
致也孔子作傳首明易簡曰像此而謂之象效此
而謂之爻蓋慮易道之晦蝕于羣言而揭其本原

以詔萬世者至矣乃後之儒者慕象數之名而求
之惟恐不得得之矣而无補于一象一爻之用夫
箋疏之作以明經也若舍其平易就其艱深周納
其似是附著其本無論說之繁興適以蔽經而已
矣學者所當慎思明辨者孰大于是

國朝

御纂周易折中使千古說易之家粹然一由于正日月出
而天地昭矣第學者先入之言猶頗見于羣書若

不稍加釐訂別其從違則見異而遷非所以防其未然也乾隆壬戌望溪方先生南歸慨然欲以六條編纂五經集解嘉惠後學而首以易屬廷祚曰子之研精於易久矣夫廷祚宣知易者聞先生言退而悚息者累月乃敢承命而為之閱十年而書成命曰大易擇言夫仰觀俯察極數定象者上古作易之事非今學者所及也大傳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因辭以求其義得義而明其用非訓詁不為

功六經之中惟大易有聖人之訓詁則後世說易
或鑿智強經異說多端不可致詰或繪圖立象自
命畫前之秘以相授受者皆不可以不知所擇也
已廷祚非知易者竊于是編之終而著其所見如
此以俟夫有志者論定焉

乾隆十有七年歲在壬申秋九月朔日青溪後學
程廷祚謹書

例畧

論求易之比例

一曰定經卦以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八者經卦之本義也即真象也平菴項氏曰所謂神明之德萬物之情皆萃于此孔子釋彖辭專用之以其為八卦之所由生也而凡諸爻象之蘊蓋皆不能外焉八者之得失則以所值之重卦為斷以重卦既各有體象而經卦或在內或在外六位或宜剛或宜柔

也

二曰察重卦以反對天地萬物皆以相反而成用聖人之序卦取其反對蓋以此其端見于雜卦傳學者於泰否剝復能舉其義而不誤者反對明也于小畜小過皆不能言者以失其反對之義而以小畜與大畜小過與大過同論也然則舍反對而求卦之真解難矣

三曰稽六位以貴賤易之大例有三卦曰陰陽爻曰

五剛柔位曰貴賤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此大傳之
明文也漢後註家以初二三四五上為一陽一陰
故有陽爻陰位陰爻陽位之說夫二三四五雖亦
奇耦之數而不以奇耦用以奇耦惟九六當之也
故在下者不曰一而曰初在上者不曰六而曰上
聖人亦慮後世不察誤以六位為六數而致九六
之義反以不明也六位之說明而剛柔中正之說
无不明矣

四曰求爻義以本文爻有三義剛柔有性情所據之卦有體象六位有貴賤優劣三者合而為爻而義備矣吉凶悔吝其理隨在而具不假越位相謀如所謂乘承比應者案變體互卦諸論用以占筮起于春秋之時而見黜于孔子若乘承比應則左國尚無其說其為漢後之附會無疑

折中以為談經之敝至哉斯言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五曰明彖爻之辭以二傳案孔子論易之全體大例

則有繫辭說卦雜卦諸傳發明彖文則有彖象二
傳固宜與彖文相比而毋相違不可謂孔子之易
非文王之易也乾坤二卦文言義存推廣故乾之
四德即與彖辭有異大象一篇乃特出之筆所以
明君子之用易不同于法而同于道其取義與卦
文不侔者尤衆蓋非為釋經而作也今此書仍用
程傳本而不從古本者欲明彖象當以傳從經之
義云爾